

王跃文谈长篇小说创作25周年 书写生活原本和应有的样子

刘宗智 济南报道

王跃文长篇小说创作25周年分享会暨全国巡回签售启动仪式，日前在第三十二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举行，王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既想写出生活原本的样子，又想写出生活应有的样子，竭力追求生活真实、理想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王跃文的创作所走的是一条沉潜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路，创作出很多畅销并且长销的长篇代表作，比如《国画》《梅次故事》《苍黄》《大清相国》《家山》等。谈及创作初心，王跃文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只是因为热爱脚下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热爱中国文学的优秀美学传统。他用关怀与善意的笔触描摹着真实的人生世相。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不论是“明亮的或是灰暗的”，他想做的都只是“究其本源，揭示生活真相”。

很多评论家评价王跃文有湘楚“狂士”的风范，王跃文回顾自

己2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有欣慰也有遗憾，但从对文学的热爱和虔敬来说，他无怨无悔。他用米沃什的几句诗来描述自己的心情：“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活动现场，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发有教授就现实主义写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实主义同样可以写得广阔、有多样化的风格。从《国画》到《家山》，王跃文老师的现实主义笔法一直在拓展”。

分享嘉宾，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逢春阶坦言自己是王跃文作品的忠实读者。从现实题材的《国画》到历史题材的《大清相国》，再到最新的以乡村为背景的《家山》，逢春阶从王跃文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位作家在处理不同类型题材时的创作活力。他同时也注意到，对人的观察与书写

是王跃文长篇小说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分享会现场，评论家阎晶明、施战军、王春林，作家阿来、何向阳等以视频形式表示了对王跃文长篇小说创作25周年的祝贺。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表示，自己特别乐意向广大读者推荐王跃文和他的小说，“他具有强大的叙事能力，而且对人性也有着深刻的体察，这让他的小时总是能够通过绵密的叙事来反映出深刻、多重的主题。王跃文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关注和深入的体察，这让他的小时无论是处理当代题材，还是叙写古代人物故事，总是能够体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品格。他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充满感情，他的小时的那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总是能够深深地吸引和感染读者”。

刘宗智 实习生 陈佳佳 济南报道

口碑分化 爆款难出

“喜综”为何不再轻盈

会集了一众喜剧人的原创竞演综艺《喜人奇妙夜》“开播即爆”。作为曾经的网综爆款制造机，米未传媒不负期待，再度打出一副好牌。然而，距离节目播出已过5周，“喜综”展演内容褒贬不一。相较前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喜人奇妙夜》似乎难以保持高水准，“小而精”的爆款越来越少。不少“喜人”创作模式开始疲软，喜头悲尾的套路式结构频繁出现，引起争议。当年轻化“新喜剧”步入瓶颈期，“喜综”应当何去何从？



“整大活”的执念

从改编自经典志怪传奇的《八十一难》，到借鉴热门影视话题的《飞驰余生》，《喜人奇妙夜》的剧目内容涉猎广泛。民国义士、江湖侠客、战国质子……无论多么天马行空的人物设定，在“喜人”的精心创排下，他们都能被精确表达，在喜剧空间绽放不同的光彩。《喜人奇妙夜》前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直人”“怪人”的人物搭配十分常见。所谓“直人”，意指喜剧中负责吐槽的角色。“直人”是观众在喜剧世界的化身，用来中和荒诞的情节设定，他们一般会在恰当时机担当观众“嘴替”，金句频出。“怪人”是让笑料升级、喜剧升华的关键。“怪人”不合常理的行事逻辑不断引发“直人”吐槽，两者你来我往的对弈让平均15分钟的短剧笑点不断，充满新鲜感。

《喜人奇妙夜》中，“直人”“怪人”的搭配依旧，脑洞大开的“升番”模式却越来越少见。比起逗乐观众，节目内容的完整性似乎更受重视。无论是讲述父子亲情的《质子的愿望》，还是注重民国爱情的《渡口》，这些短剧从一开始就不断铺陈时代背景，以旁白完善情境，毫不掩饰创作者“想要攒大戏”的野心。然而，复杂的“大制作”并不是让喜剧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一期节目数个短剧，接连不断的复杂设定提升了观看门槛，本应各出奇招的喜剧逐渐趋向同质化。

不少观众在“喜人”社交账号下留言，表示不想再看到喜头悲尾的“大制作”。参赛选手“酷酷的腾”在回复评论时直言，“不是一定要煽情，没有底在现场可能就是七、八十分”。节目的“完整性”逐渐和“趣味性”平起平坐，成为线下观众投票与否的重要标准。某种意义上，“整大活”不是喜剧人的参赛执念，反而是观众平日观影习惯下培养出的审美。值得注意的是，线上观众和线下观众

对于喜剧效果的感受存在差异。初选赛中，线下成绩倒数的《破风》上线后广受好评。不少网友直呼“《破风》不应该在正片中被删减”；近期播出的《雷欧雷农场》斩获现场高分，播出后却被不少网友吐槽“不好笑”。可见字幕和运镜对于喜剧呈现效果的影响。偏向话剧的三幕式编排看似老套，但在线下更具感染力。

“新喜剧”何去何从

《喜人奇妙夜》出品方米未传媒在涉足喜剧领域之初，曾打出“新喜剧”招牌。短、平、快的素描喜剧正符合其初步设想。所谓素描喜剧，专指脑洞大开、碎片化

升级的极简表演。在素描喜剧中，抓住一个荒诞、离奇的点子不断演绎“升番”，正是素描喜剧最大的趣味。简单易懂的情境、极致推演的情绪，满足了观众碎片化的娱乐需求，让“新喜剧”成为互联网“快消品”。素描喜剧不像传统小品那样需要交代故事发生的前因后果，更不像舞台话剧需要塑造过于复杂的人物。一个精炼后象征性极强的简易场景，就能成为“喜人”们脑洞大开的秀场。

国产“喜综”中，颇受好评的素描喜剧《父亲的葬礼》正是如此。前来葬礼吊唁的好友个个不一般，这些“怪人”正是喜剧“升番”的关键。随着离奇事件不断升

级，父亲的生前好友——黑社会大佬、爱因斯坦、半人马等极致荒诞的人物轮番上阵，最终以“土星”驾到将这出葬礼闹剧极致收尾。小而精妙的喜剧脑洞在重复演绎的剧目结构下轮番升级，笑料不断。反观《喜人奇妙夜》，不可避免“小品化”“话剧化”倾向让喜剧脑洞无处施展，趣味沦为煽情的辅助。

在追求喜剧表达和作者情怀的同时，“好笑”依然十分重要。喜剧效果和喜剧情怀需要并存。“喜人”创作团队不应当舍本逐末，忘记逗笑观众的初心。当然，喜剧也不应该沦为“耍宝”的猎奇闹剧。第一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三狗”组合放飞自我的“狗坨子”

风格曾引起争议。不少人认为“三狗”的喜剧不够高级，有洒狗血嫌疑；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不合时宜的“地狱笑话”正是对严肃现实的解构，不必上纲上线。节目中，徐峥和马东对于“无厘头笑点”的不同看法引申出“喜剧不需要高级”的深度讨论。《喜人奇妙夜》中部分喜剧的厚重、无趣，并非因为其脱离了无厘头的“素描喜剧”形式，更因为其套路化、模板化的表达方式。编剧六兽说：“我想用素描喜剧来为喜剧服务，而不是我们去服务素描喜剧。”“新喜剧”也正是如此。它不应该拘泥于舶来品的形式，而应该利用其“中毒性”极强的喜剧元素为表达服务。

“喜综”进入沉淀期

从《曲苑杂坛》到《欢乐喜剧人》，从《周六夜现场》到《喜人奇妙夜》，“喜综”不断拓荒、迭代更新，创作模式出现转变。以米未为首的线上“喜综”出品方深耕年轻化“网感”表达，借多样态喜剧打造“喜人”宇宙。单口、漫才、素描喜剧、物件剧、独角戏……喜剧创作形式的开发拓宽了影视制作平台的视野，也丰富了观众的选择。打破“小品大赛”的陈旧认知后，“喜综”开始进入沉淀期。《喜剧之王单口季》《斗笑社》《单排喜剧联盟》等竞品排队待播。《喜人奇妙夜》作品中出现的套路问题正是喜剧产业摸清观众喜好后，对于“产品”生产标准的有益探索。长久沉寂后，“喜综”正处于触底反弹的时刻。

观众仍然需要喜剧。马东说：“这个需求比我们想的要大，所有做喜剧的人，都像在精卫填海。”网友对于《喜人奇妙夜》“不够好笑”的批评和节目播出盛况的反差正是最好的例证。甜皮苦心的喜剧遇冷，本质上是观众对于说教姿态的反感。所有笑声并非无端，它们当然需要意义的支撑，看似简易的素描喜剧同样有内核。《喜人奇妙夜》想要在作品中提炼出新意，撑起“三喜”的名号，需要放弃“人保戏”的捷径，沉下心来打磨剧本。